人物篇

纪念铜绿山矿重建 45 周年
暨投产 40 周年系列报道

铜土地上唱响英雄之歌

45 年风雨沧桑，45 年奋发图强，45 年铸就辉煌。铜绿山人用铜的灵魂、铁的意志，生动地诠释了经锤炼而成、为开拓而生的铜斧精神。在有条件大干快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岁月里，我们的前辈在波折危机中奋勇向前，在辉煌巅峰中不骄不躁，他们手拉肩扛，斧凿钎钻，披荆斩棘，勇往直前，靠双手创造着历史，创造着奇迹，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万事开头难

——访铜绿山矿重建第一任矿长袁群

怀着崇敬激动的心情，采访老矿长袁群。尽管一路上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见到这位质朴慈祥的老领导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的面部表情和丰富的肢体语言时，仍然令我们深深感动。

“老矿长，您好！我们代表铜绿山矿三千名职工前来拜访您，看望您！”老矿长一脸茫然。老人子女告诉我们，老人家已近九旬，双耳失聪，语言交流已经相当困难。当我们在纸上写出“我们是铜绿山来的”时，老人家已然昏花的双目盯着“铜绿山”三个字闪烁着温馨的光芒！

老人家以手势替代语言，其子女立即搀扶着他把我们领进他的书房，他用布满老茧的大手指了指墙上挂着的那幅遒劲有力的草书立轴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”。刹那间，电光石火，我们参悟了老人的无声语言——“好汉不提当年勇”的谦逊和“振兴矿山待后生”的殷切希望。于是一些尘封的细节从老人记忆深处流淌出来。

“当时真是千头万绪，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、武汉勘探公司测量工程水文队……多得我也记不清爽了，最多时大概有十三四个单位在这块地盘上忙活，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施工建设者共 1800 多人陆续集结拢来。别说组织生产，光是协调千丝万缕的关系就令人精疲力竭。”

“那时真的很辛苦啊，工人们，工人师傅们……”有几位职工的名字在他口中念叨了好几次，却又含混不清。到底是什么人让这位老人如此地眷恋，以至于时光流逝了四十五载仍然不能忘怀呢？“上马重建时，除了设备匮乏之外，人员不够也是很伤脑筋的事。当时编了一个‘病号大队’，大部分是残疾或患有严重疾病的人，照顾他们干些轻松的工作，可他们纷纷请战要上一线。我拗不过他们的忠诚和热情，只好从中抽调出一些积极性很高，身体略微强一点的参加排土队伍。这当中有两位被大家戏称‘一把手’，他们原来因为工伤致残，只剩下一只手。其中一位一只手加半条胳膊，他一只手掌车把，将布带绑在另外半条胳膊上，一步一步往前推。还有一位三期矽肺的老矿工，要到采场为板车装土。身体很虚弱，每装一车土都要躺在地上歇着喘气半小时……”讲到动情处，老人家眼角湿润，声音哽咽。“你们年轻一代不要忘记他们的名字，皮正英、关先良……”

到了惜别的时候，老人家嘴唇翕动，喃喃说道：“让我送送他们，送送铜绿山来的……”老人的子女架住他的双臂，吃力地挪动双脚送我们到门外，深情地望着我们。我们一步一回首，注目着这位可敬的老前辈。

（柯志鹏 占良才）

难忘艰苦创业时

我是 1965 年到铜绿山矿来的，在这块土地上工作了 15 个年头，留下的最深记忆就是“艰苦创业”。

1965 年 5 月 15 日，冶金部在大冶县城关召开矿山建设会战动员大会。刚一上马，摆在工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吃、住、行。那时铜绿山周边还十分荒凉，到处杂草丛生，阡陌纵横，条件比较艰苦。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，实行矿社结合，职工在农村租房住，生活设施暂时不建。先来的工人干部分别住在附近的农村和一些简易的工房里。第一任矿主要领导邓明、袁群以及其他几位副矿长就住在周家塆水泵房。一块床板，两条长凳就算把家安顿了。没有电灯，晚上照明点的是煤油灯。遇上下雨天，外面下大雨，屋里下小雨，夏天晚上蚊子咬得人不能入睡，洗澡没有澡堂。到了冬天屋子四面透风，矿里给每个职工发 8 斤稻草作为垫铺保暖用，矿里还为每家花 1.5 元买一个瘪壶暖被窝。职工上班吃饭基本就是在单位食堂，机关工作人员一个月定量是 24.5 斤，根本填不饱肚子。职工每天上下班就是靠两台老解放破平板车，人站在上面东摇西晃。

铜绿山矿当时的任务就是露天剥离。因为当时机械设备没到，工人们就用洋镐刨、铁锤打、铁锹铲、板车拉，劳动强度非常大，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，没有人发牢骚，没有人说怪话，职工们听从指挥，服从安排，精神状态很好。那个时候的工人群众思想比较单纯，性情比较纯朴，他们想的是既然国家花大钱，投资开发矿业，这是大家盼望的大好事。为了以后过上好日子，美好的前景鼓舞着大家。因此决心要尽快把矿山建起来，把矿开出来，用上个三四年时间，哪怕吃点苦受点累，经受点困难，经历点磨难也值得。那个时候，干部与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记得“四清”运动时，当时的黄石市委书记孙德枢到铜绿山矿蹲点，与职工群众一起劳动，一起学习，从不摆架子，吃饭的时候自己到食堂与职工一起排队，与就餐的职工一起聊天说笑。

转瞬间，铜绿山矿建矿已有 45 年了。展望未来，铜绿山矿的前景是光明的，困难也是很多的，但只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和爱有色、爱矿山、爱岗位的主人翁精神，抓住大好时机，就一定能够创造大冶有色及铜绿山矿美好的明天。**（姬玉和口述，余英容整理，姬玉和系铜绿山矿原党委书记）**

抓住关键提升产能

回想铜绿山的往事，有很多故事可以传诵、很多经验可以借鉴、很多品格可以继承、很多精神可以发扬。我只想讲几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，希望大家珍惜和发扬过去的传统精神，把矿山建设得更好。

露采百万方大会战是建矿史上有名的大战役。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破坏很大，矿山的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。1970 年投产以后，当时承担主要供矿任务的露采车间采剥比例严重失调，欠账有 100 多万方。为了打好这场战役，公司专门成立百万方会战指挥部，指挥长是已故的公司副经理张承志，我担任副指挥长。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，头上太阳晒，地上热气蒸，驾驶室里温度一般都在 40℃以上，工人们光胳膊，穿短裤，有的屁股都烂了。广播不停地播生产信息，当听到广播传出“当日剥离量突破一万方”时，大家就齐声欢呼。记得有一次连续 9 天日产一万方，大家的高兴劲就别提了。经过半年的努力奋斗，完成了剥离 100 万方。解决了历史欠账，保证了正常的供矿，意义重大。百万方会战告捷，当时每人发一个铁瓷缸，上面印着“百万方会战纪念”几个字。

当时一期工程能力消失，二期工程没有衔接上，矿山生产十分被动。因为矿山建设是要有一个周期的，因此要先考虑方案。当时有大露天开采和井下开采两个方案，争论了很长时间。最后到了 1987 年，达成协议：搞南北两个坑，加强井下建设，用胶结充填法开采，允许古矿冶遗址均匀沉降。为了加快进度，组成了指挥部，办公室设在坑采车间。由井巷公司承担施工，坑采车间承担一部分，打巷道、挖采场，把井下供矿缺口弥补了很多。负 185 工程的意义就在于承上启下，在一期和二期之间衔接。

选矿为什么搞自磨机，因为露采来的矿氧化性强，含泥量很大，泥巴矿到哪里，就堵到哪里，所以处理量就上不去，只能去捅矿。有 3 名工人因捅矿先后失去了生命，现在想起来心里还非常难受。出现这样的事故怎么办？要不要技改？搞自磨行不行？于是到有自磨机的矿山做实验，效果很好，矿里决定上自磨机。当时矿长是郭本茂，我是工程组长，由矿里自行设计，一冶来人施工，经过一年多时间，自磨系统建成，配合加震动板，空气泡等措施，基本解决了泥巴堵塞问题，安全也有了保证。**（王国良口述，柯志鹏整理，王国良系铜绿山矿原矿长）**

扎根铜绿山

——访第一代矿工潘彭年

1965 年，铜绿山矿重新上马建设，我从安徽铜陵来到铜绿山矿参与建设，从此在矿山扎下了根。当时的铜绿山矿，穷乡僻壤，荒山野岭，生产生活配套设施极度缺乏。我一家就住在马叫的芦席棚里。夜晚，成群的蚊子在棚内肆虐，根本无法入睡。雨天漏雨，屋里的家什全都被打湿了。行走的路，除了泥土，就是灰尘。生活用水，要到周家塆唯一的一口井里挑。食堂里的菜，除了辣还是辣，我一家人习惯了清淡饮食，只得慢慢去适应。因为水土不服，8 个月大的儿子来这里才两三天，全身就长满了水疱，很久才痊愈。当时没有想过要提条件，没有任何功利心。

在露采工地工作一些时间后，组织上根据我的工作经历和专长，调我去参与筹建动力科。白手起家，一切从零开始，没有办公室，就搭芦席棚；没有办公设备，自己搭方桌、垒方凳；没有仓库，就搭棚子，外面再用铁丝圈起来。动力科的工作职责是做好坑采、选矿设备的选型采购、协调安装、调试以及设备监督管理使用和维护，负责备品备件的供应。

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，我曾经几次“犯傻”。第一次，本有机会去合肥师大。可一想到要离开心爱的技术岗位，舍不得。第二次，本有机会离开基层到公司机关去，但我对铜绿山矿有着深深的眷恋与不舍，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一路一石，它们早已融入到我的生命里，不可分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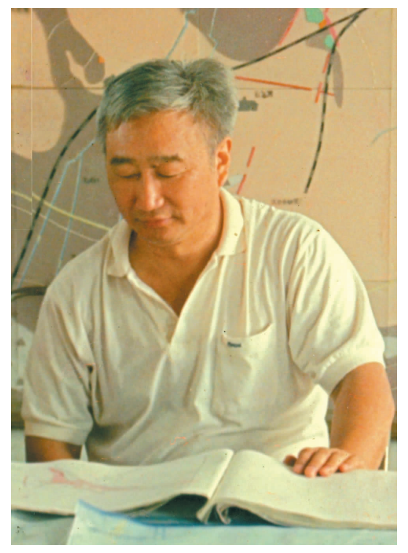
30 年，在历史的长河里，也不过白驹过隙，但在一个人的生命里，却是浓墨重彩的画卷。有太多太多的感慨！忘不了，初来铜绿山矿时，人人当先锋处处争上游的学习竞赛氛围，大家努力工作、学习，互相较劲，以苦为乐；忘不了，大会战时的激情飞扬，为人均上交利润超万元的佳绩而自豪；忘不了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所带来的充实与快乐。**（潘彭年口述/梅晓艳 秦霄采访整理）**

科学技术的领头人

——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劳模杨永光

在铜绿山矿，只要提起杨永光这个名字，人们无不竖起大拇指称他是一位有知识、懂技术、会管理的好领导，是铜绿山矿科学技术的领头人。

1960 年，杨永光作为采矿工程技术人员被选派到铜绿山，为矿山的筹建做前期准备工作。在铜绿山矿工作的四十年，他的足迹踏遍了铜绿山矿的每个角落，他见证了铜绿山矿的历史。



熟悉杨永光的人都知道，要想找到他，如果到办公室去，十有八九要吃“闭门羹”，因为他的工作地点基本上就是在现场。他常说，我是搞技术的，管生产的，不到生产第一线，不了解生产情况，就没有发言权。一九八二年上半年，露采车间负 88 米开沟的关键时刻，遇到很大阻力。他带领调度、技术、计划等部门的同志天天下现场，与车间领导、操作工和技术人员一起查找原因、分析情况，使负 88 米开沟进展顺利，形成生产能力，保证了选矿正常供矿。选矿车间因老虎口和 601 皮带发生故障，杨永光在第一时间连夜赶到现场，和车间干部、调度人员一起组织人力、物力、车辆进行抢修，连续三天三夜在现场和工程技术人员、工人们共同商议解决方案，直到抢修完毕恢复生产后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。

杨永光深知科学技术在矿山生产建设中的重要作用，积极推行采矿新工艺、新技术、新设备、新方法，促进了矿山生产建设的发展。自一九七八年以来，杨永光先后组织和参与了铜绿山矿井下 IV 号矿体尾砂胶结充填系统改造，III 号矿体虹吸放砂实验和上下水平充填采矿法的科研工作，并荣获有色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。参与 Φ190 毫米、Φ200 毫米牙轮钻机的研制，使露天钻孔速度大幅度提高，荣获国家级金龙奖。 **（郝生平）**

他登上了国庆观礼台

——记全国劳模阎卫国

1989 年国庆节前夕，阎卫国赴京参加全国劳模表彰大会，10 月 1 日，他登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庆典观礼台。阎卫国，公司第一个全国劳模，在矿山开大车十八个春秋，创造了连续 7 年保持露采车间汽车队最高车数的记录，创造了驾驶 T20 大车连续 13 年无事故的记录，创造了至今无人打破的月拉 2300 车的记录……

1973 年，由于露采车间大规模开采需要大车司机。阎卫国凭着突出表现，从众多的报名者中脱颖而出。从此，96 号车就奔驰在露天采场上风雨无阻。他深知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的道理，每天出车前都要仔细检查车辆的油、水是否充足，收车后将机车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保证机车在最佳的状态下工作，他驾驶的车辆行驶时间最长，油料单耗最低。

同样是大车司机，同样开的新车，可为什么阎卫国拉的车数最多，许多人不明白。有的说他搞虚假车数，有的说他跟领导关系好开“小灶”。面对种种说辞，阎卫国仍旧埋头苦干。露天采场从电铲到排土场，各处的运距都不相等，大多数司机都是拣运距近的地点装车，可阎卫国却净挑别人不去的、运距远的地方，结果一个班拉下来，阎卫国拉的车数比拉运距近的司机多。有人问他是什么诀窍，阎卫国笑着说：“哪有什么诀窍，你们拉近的地方，要排长队。我拉远的地方，不排队，比你们停车干等划得来。”阎卫国在工作时间上是见缝插针，每天到就餐时间，司机都去吃饭了，他总是利用这个时段央求电铲司机给他装车，而他的每顿饭都是由爱人做好送到路口，到车上找空余时间吃。爱人这一送就是八年。阎卫国几乎以机车为家，最长的一次连续在车上工作了 72 小时。

1979 年 2 月 17 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。自开大车 5 年来，他没有时间回去看看麻城老家的父母，父亲思儿心切，带着老家的年糕、鸡蛋来看阎卫国，谁知在路上突发脑溢血病逝了，阎卫国没赶得及看父亲最后一眼，思念和愧疚使这个铮铮汉子泪如雨下。1989 年阎卫国的弟弟患肺癌去世了。在得到消息的那天，因为工作脱不开身没有回老家送弟弟最后一程。在车上他满含泪水眺望老家：“弟弟啊，我的一切都是组织上给的，我不能辜负组织上的期望，哥刚刚被评为全国劳模，必须要带头，你在天有灵一定会原谅哥哥的。”为了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，阎卫国 9 年没请过探亲假，18 年未回老家过个春节，他把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矿山。 **（张红）**

一束透过多棱镜的七色光

——记正高级采矿工程师阮琼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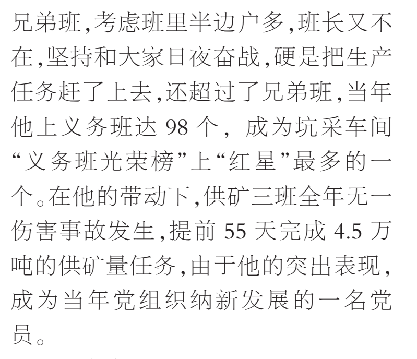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一名矿山科技工作者，阮琼平实现了从一名普通科技人员到国务院津贴获得者的升华，在他主持或参与的项目中，有 1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，3 项获湖北省和全国有色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，6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。他的经历告诉当代矿山年轻人：事业人生，该如何去选择！

至今有很多人还记得 1998 年那场百年难遇的大雨，铜绿山矿却经受住了考验，但很少有人知道阮琼平和他的同事们有未雨绸缪之功。铜绿山矿区附近有常年流水的小青河，雨季大冶湖水极易倒灌河床，由溶洞塌陷区直灌井下。阮琼平意识到露天开挖将使露天坑与井下采场和巷道直接相通，一旦有较大降雨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经过多次实地勘察，阮琼平制定了治理小青河、拦截地表水、封堵井下通道、改造井下排水设备增大排水能力等为一体的防治水方案。项目完工后，成功地将大量地表水拦截于露天坑内，保住了矿井的安全。

阮琼平有一双温暖含笑的眼睛，有一种淡定的儒雅气质，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亲近的感觉。可谁能想到，对于事业的追求，他有近乎可怕的执著。1983 年，为解决井下矿石运输能力不足的问题，阮琼平提出引进应用 10 吨电机车和 4 立方米大矿车。但遭到了生产单位、基建施工单位的极力反对。但阮琼平坚信大矿车的推广可以带来巨大的效益。两个星期后，他向公司提交了一份编制详细的方案，最终赢得各部门的认可和支持。依照他的方案采用 600、762 毫米两种轨距并存的双轨制的方法，井下产量足足翻了一倍多，从 1200 吨/日提高到 2500 吨/日。他说，“岁月可以磨去我的棱角，但执著是我最宝贵的财富，我要一直坚持下去。” **（秦霄 许宁超）**

即使平凡也是歌

——记湖北省劳模姜宗富



1969 年，20 岁的姜宗富作为通城县 100 名支援矿山建设的青年之一，来到铜绿山矿，当了一名井下供矿搬运工，平凡岗位、岩层深处，留下了他一串串闪光的足迹。

1987 年，他在担任坑采车间采一工段供矿三班副班长期间，家里来信催他回去双抢，他见本班供矿落后于兄弟班，考虑班里半边户多，班长又不在，坚持和大家日夜奋战，硬是把生产任务赶了上去，还超过了兄弟班，当年他上义务班达 98 个，成为坑采车间“义务班光荣榜”上“红星”最多的一个。在他的带动下，供矿三班全年无一伤害事故发生，提前 55 天完成 4.5 万吨的供矿量任务，由于他的突出表现，成为当年党组织纳新发展的一名党员。

姜宗富被坑采人戏称为“活宝”，每当遇到急、难、险、重任务，总少不了他这个生产“多面手”。有一次在井下负 65 米中段三号采场出矿，他发现顶板浮石摇摇欲坠，拿起撬棍细心地将顶板和两边的浮石全部处理好，又抢先开动 T4G 装矿，其他同志要替换一下，他都不干，直到顶板安全了，才让人替换。一次井下负 125 米中段发生透水，为抢通应急天井通道，他参加了车间组织的抗洪抢险突击队。他们三天三夜奋战在天井通道中，排查隐患、加固每一节人行梯子，吃的饭是用绳子放下的装在布袋子中的馒头。天井修通了，他们却累趴了，没有力气爬梯子上井了。最后他们三人将长长的绳子系在腰上，在上面同志的帮助下，上拉下爬才“重见天日”。

如今，姜师傅那一代老矿工们已经相继退休，但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所作出的不平凡的业绩，将永远在青铜故里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。

（吴兵 刘智）

井下硬汉

——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开矿功臣石春生

他，拼搏井下 19 载，从未发生一起工伤事故；他，带领全班九次打破车间单机台班工效记录，个人创下 265.3 吨的井下压顶采矿台班工效的矿最高记录，至今无人打破；他，先后五次被评为矿标兵，四次被评为公司劳模，1985 年成为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开矿功臣荣誉称号。他就是被人们称为“井下硬汉”的原坑采车间风钻工石春生。

1979 年的一天，石春生到充填过后的 3406 采场压顶。由于充填过量，采场底板到顶板的高度仅有一米五，不要说打眼了，人在里面行动都十分困难。他弯着腰进到采场里对顶板进行巡检后，跪在满是乱石的底板上，随着“风钻机”一声声低吼，钎杆一点点地钻入矿石里。水夹杂着泥浆顺着钎杆灌到他全身，打完一个眼，他就成了一个泥人。机助心痛地跟他讲：“师傅，这个打法，人太吃亏了，得想个办法才行啊！”石春生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泥笑着说：“不要紧，咱们早点打完回家洗洗就好了。”就这样他跪在乱石堆上打了三十多个眼，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回到地面，大家看到他的时候，已经彻底地成了一个泥巴浇灌成型的人。

提起打眼，石春生印象最深的是带领班组在 3403 采场拿下的那场攻坚战。整个采场的面积达 1050 平方米，工段要求在十六天里完成挑顶和压顶任务。石春生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，开了一个“生产动员会”，组织全班同志开展劳动竞赛。他自己选最难打的作业面打眼，四台风钻机，干得热火朝天，你追我赶，九次打破车间单机台班工效最高纪录。采场挑顶，原计划要五天，结果只用两天就完成了。石春生本人连续两天分别创下工效 308 吨和 310.5 吨的好成绩。采场压顶，原计划十天，他们只用五天就完成任务。石春生又创压顶台班工效 265.3 吨的好成绩，刷新了坑采车间的历史最高记录。由于他身先士卒，一马当先，全班同志在他的带领下团结一心，提前一个星期完成任务。

作为一名井下工人，石春生用风钻精神诠释了一种最真的工作境界：迎难而上、确保安全、无坚不摧、勇挑重担。 **（陶坤 高元兵）**

你最美 你最累

——记湖北省劳模曹茂德

他，个头不高，相貌平平，满口大冶方言，虽已退休，但他那青铜般的脸庞上，经辛劳刻刀雕琢的时代迹象，依稀可见。他就是选矿车间原主任、湖北省劳动模范曹茂德。

时至今日，选矿车间的职工还记得这样一句话：选矿有个曹茂德，一天到晚忙到“黑”。时光邃道回到 1986 年 4 月，一号浮选系列重点改造工程已进入拆、装管道的关键时刻，曹茂德提出将原来的弯管道改成直管道的合理化建议，经技术部门验证后被采纳。曹茂德带领管道工，不分白天黑夜进行“连轴转”。大家看到自己的“头”这么辛苦，都劝他回家去休息一下，他说：“不完成任务我不回家。”经过两个星期的拼搏奋战，胜利完成四百米管道的拆卸安装任务，一号浮选系列新工艺流程如期投入运行，使当年原矿处理量提前完成 79.6 万吨，月平均处理量创历史最高纪录，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国家二级企业标准。

曹茂德，从 1977 年至 1983 年，先后七年七次被评为黄石市、湖北省劳动模范。

1985 年度总评刚刚揭晓，不仅公司劳模光荣册里没有他的名字，连矿里标兵也没有他的份，全车间哗然，人们一时之间也解不开这个“谜”。不久，真相大白了。原来，老实巴交、从不滥用职权的曹茂德，却第一回破了“先例”：1985 年底，车间向矿里报标兵个人时，他凭借着车间工会主席所执掌的那么一点“权”，硬是把《曹茂德同志先进事迹材料》给扣押了下来。这样磨了好几次嘴皮没有奏效，于是又去找矿领导“求情”，甚至还“要挟”领导：“要我当好这个称职的工会主席，就莫为难我，不要硬逼着我当标兵！”就这样，“曹茂德”的名字便从劳模光荣册中“隐退”了。 **（周志刚 刘海霞）**

平平淡淡才是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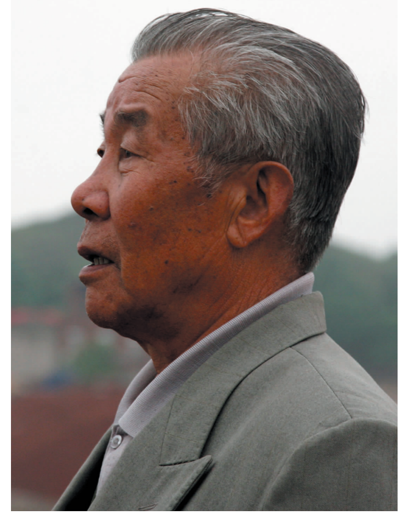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记正高级采矿工程师谢毅

翻开这位已经有 81 岁高龄老人的履历，最让人感到不解的是，到底是怎样一种力量，让当时这个年轻人放弃冶金部的金饭碗，离开人人向往的首都来到艰苦的一线工作，一呆就是 24 年。谢毅当年从冶金部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动机，现在看来简单得不可想象。当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他分配到冶金部工作，不顾单位的一再挽留，毅然向组织提出到一线去工作。对此，谢毅说道：“个人名利得失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。我学知识是要为国家建设出力，不到基层，不直接参与实际工作，呆在办公室是难出什么科技成果的。”

是因为有谢毅等老一代科技工作者对矿山的坚守与探索，才留下了矿山建设史上科技进步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由谢毅主持设计的铜绿山矿井下负 185 米开拓系统，最终形成 1000 吨/日生产能力，对促进当时的矿山生产衔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1980 年至 1982 年，一场充填技术攻关再次把谢毅对技术工作的情怀提升到了极致。在参与设计Ⅲ号充填站、Ⅳ号充填站和新充填站三个充填系统建设中，他记不清奉献了多少个休息日，跑了多少次现场，进行了多少场论证，“充填”两个字时刻牵动着他的心。Ⅲ号矿体胶结充填系统投产后，有效扭转了铜绿山矿生产采充失调的被动局面。

谢毅不仅有着对科技工作的理想，而且有着严谨的工作作风。白天，他跑遍井下各个采场，及时了解井下情况的变化。晚上，回到家里他就戴着老花镜埋头在卧室里设计、绘图。老伴叫他吃饭，他一推再推，直到做到自己满意才会停下来。为了方便工作，他将卧室改造成设计室，除了一张床，剩下的全是图纸、绘图工具和书籍。一次，谢毅的老胃病犯了，回到家后匆匆扒了几口饭，他又忍着疼痛开始画图。女儿看到父亲额头上冒出大颗的汗珠，就扯着他上医院，谢毅坚决不去，女儿急得直哭。他说：“现在正是解决充填系统问题的关键时刻，我不能耽误时间，做事要踏踏实实，一定要做好，你们以后一定要牢牢记在心。”女儿含泪点了点头。 **（曹丹）**

愿矿山明天更美好



我曾是东北马鹿沟铜矿井下风钻工，为了支援祖国建设，1954 年农历正月十五日踏上南下的火车，来到大冶龙角山矿工作。1970 年 10 月调来铜绿山矿选矿营任营长。

1970 年 1 月 20 日，铜绿山矿选矿开始试车生产。那时矿石多为地表的氧化矿，含水量高、氧化率高、含泥高，常常被堵住，生产任务不能按时完成。作为一名管生产、技术的领导，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一股子东北人的倔劲和不服输的性格，使我坚定了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。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卷起袖子，三下两下爬进矿仓，带着工段领导去捅矿。就这样用实际行动激励着大家去克服困难。大家说：“席营长时时处处为我们作表率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干好本职工作。”

记得 1972 年的除夕之夜，突然接到沉淀池决口的电话。我连忙跑到现场一看，冒着金色泡沫的矿浆正急速顺沟流入大冶湖。这可是工人们辛辛苦苦选出来的铜啊，怎能白白流失！不由多想，连衣服都顾不得脱，跳进了冰冷的沉淀池中。寒冬腊月天，泼盆水都能冻成冰渣子，我一边带领职工在池里面用草袋子堵溃口，一边指挥着岸上的职工尽快收集矿浆泡沫。经过一夜抢险，溃口终于堵住了，天蒙蒙亮，公司领导和军代表赶来了，看到我像泥猴一样，赞许说：“老席啊，你为咱公司立了一大功啊。”

我一家三代都在矿里工作，我们铜绿山人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着铜斧精神，扎根矿山、建设矿山，无私无畏贡献着自己的聪明与才智，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，我坚信矿山的明天一定会更好。**（席德印口述/许宁超 陈登峰采访整理）**

悠悠三代矿山情

铜绿山，青铜文化的发祥地。是矿山情结维系着我家三代人，是矿山情增添了我爷爷的力量，是矿山情激发了我父亲的热情，也是矿山情博得了我的真心。

听父亲说，爷爷一辈子沉醉于矿山工作。1965 年铜绿山矿重建时，爷爷作为“老矿山”参加铜绿山矿的建设，从一名普通的风钻工逐步晋升为矿长。为了解决半边户问题，爷爷一次一次到地方政府去交涉，奶奶做的布鞋都穿破了几双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这个困扰着很多职工的大难题得到了缓解。爷爷常说的一句话：“都一样的矿山情，哪分南方北方人。”虽然矽肺病让爷爷过早离世，但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，务实严谨的工作精神，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印象。

爷爷的矿山情影响着父亲的成长，读完医科大学后回到矿山。作为一名医护人员，他任劳任怨地为每一位矿山职工服务。有一次一位职工找到父亲说自己经常感觉不适，到市里一些重点医院检查也没发现问题。父亲了解病情后为他做了一次胃镜检查，结果发现在他的食道上部很隐蔽的地方发现一个肿瘤。父亲赶紧找到了病人的家属，并安排将病人送到武汉同济医院，后经专家确诊为早期食道癌，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，延续了患者的生命。”

爷爷为矿山奉献了一生，父亲为矿山还在继续作贡献，他们对矿山的情结也深深地影响着我。继承祖业，为矿山竭尽所能，是我对先辈为矿山奉献的最好延续。因此我选择了建筑专业，要用所学到的知识去改造矿山、发展矿山。从学校出来，我毅然选择回到矿山，这里是我眷恋的故乡，这里有我眷恋的矿山人，这里有我热爱的事业，还有我一家三代人共同的认知——矿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关心她、爱护她、好好地建设她。 **（郭君）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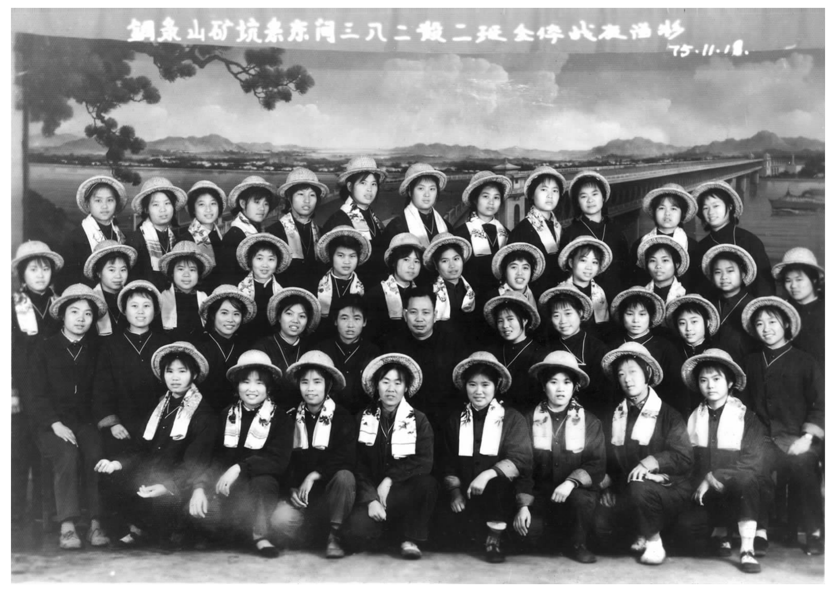
矿山娘子军

1975 年，黄石市劳动局批准招收一批“井下采矿工人”。公司规定内招下放知青从事井下采矿工作。于是，104 名女青年被分配到坑采车间，成立女子“三·八”工段，担负采场的混凝土浇灌工程。女子下井从事采矿生产，便成了我矿一道独特风景。

当年十月，“三·八”工段正式下井作业。根据生产需要分两班作业，每班分三个生产小组，分别担当地面搅拌站、−25 米中段中转站、采场砼铺面浇灌工作。这批女工大多数年龄在 17 至 22 岁之间，充满青春活力，她们豪情满怀、精神抖擞，立志要为矿山建设奉献青春。开始上班时，个个喜笑颜开，干劲十足。可三五天下来，个个腰酸背痛，满脸愁云。低头瞧瞧满身的灰土泥水，抬手摸摸被砼浆浸泡磨破的手指，深感这份工作的艰辛。

生产任务完成得不顺利，眼看就要拖车间的后腿了，党支部组织学习毛主席关于妇女能顶“半边天”的教诲，讲述老矿工当年开矿创业的动人事迹。还真印了那句老话：“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，苦不苦比比长征二万五”。就是用这些话语，一次次激发她们的热情，鼓舞她们的斗志。姑娘们擦干泪水，挺起胸膛，决心再苦再累也不退缩。就这样，经过艰苦的磨砺，“三·八”工段很快成为坑采车间生产建设中一支不可小觑的生力军。

在老一辈的带领下，新一代迅速成长起来，像戴惠芬、袁矿生、李萍、黄春红、徐桂莲、江东华、邓满华等尤其突出。装满砼的矿车脱轨掉道了，她们用钢钎、铁轨当撬扛，硬是把矿车抬上轨道。砼塞管了，她们拿起钢钎就捅，上节捅不开，又拿大锤爬到下节敲打。在她们的带动下，“三·八”工段月月完成车间下达的任务，赢得兄弟工段的赞许和车间的好评。**（作者李湘梅，时任“三·八”工段党支部书记）**



铜绿山矿坑采车间三八工段二班全体战友留影
75.11.1.

策划：柯志鹏 摄影：阮平 秦霄 陈登峰